



她努力地穿越那团光团，好像时光倒流，
倒流到她和他相识的那天下午，他伸出手挡住她的去路。
她向左，他的脚步向左，
她向右，他的脚步也向右



珠海出版社

朱洙 著

天使的嫁纱

ANGEL Weddingdress

你娶吗！你嫁吗！你娶吗！
你不嫁我怎么娶？你不说你娶，我怎么嫁？

朱洙
Shu Zhu
Butterfly



珠海出版社

朱洙 著
天使的嫁纱
ANGEL Weddingdress

珠海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嫁纱/朱洙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4

(燕尾蝶/夏果果主编)

ISBN 978-7-5453-0180-9

I. 天...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810 号

燕尾蝶 之 天使的嫁纱

主 编:夏果果

作 者:朱 洙

责任编辑:潘杜鹃

封面设计:点阵视觉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0756-2639330 2639344 邮政编码:519001

网 址:www.zhchs.net

E - mail:zhchs@zhch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29 字数: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180-9

定 价:8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1 惊世骇俗的雨	002
2 无法摆脱的对比	004
3 私奔进行曲	007
4 收留	010
5 震惊的事情	012
6 晴天霹雳	016
7 花开的季节	020
8 他叫凌飞	024
9 被暗恋的女生	029
10 不可能的爱情	031
11 被泄露的秘密	034
12 这是何苦	036
13 不敢奢望的爱	037
14 即使最后一秒的精彩	039
15 离异	042
16 热血沸腾的民族复兴	044
17 值得骄傲的姐姐	051
18 噩耗	053
19 替身恋人	060
20 震惊的真相	071

目 录

CONTENTS

21 告白的小雨	074
22 飞短流长	076
23 冰一样的男子	079
24 冒名顶替	082
25 余梦心	085
26 六月飞雪	090
27 背叛的友情	093
28 初次遇见你	100
29 冤家路窄	104
30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107
31 不被允许的爱情	110
32 莫名其妙的情敌	113
33 从天而降的男朋友	118
34 厚积薄发的怒气	119
35 似真似假的爱情	123
36 穷追不舍的爱情	126
37 暧昧的误会	130
38 暴打飞飞	132
39 陌路相逢	138
40 陷入温柔的陷阱	141

目录

CONTENTS

41 飞飞的幽默	144
42 小雨的爱情	149
43 意外事件	154
44 体帖的一面	159
45 爱情的阴谋	165
46 激烈海啸	170
47 谢谢你爱过我	176
48 再遇余梦心	180
49 失明的眼睛	188
50 反击	196
51 离别	199
52 新的一年	203
53 渺小的人物	209
54 回归	212
55 求婚	219
56 亲家	220
57 新嫁娘	224
番外之一 温馨的小雅	227
番外之二 附送小雨曾经	
整理的校园小说定理	231

序

“你娶吗？”

“你嫁吗？”

“你娶吗？”

“你不嫁我怎么娶？”

“你不说你娶，我怎么嫁？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随口说说？”

他说：“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要相信我妈妈吧，我跟妈妈说了，以后碰到再好的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她说她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时，你就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她心里一阵窃喜，却假意地垮下了一张脸。用手捶了他一下，打在他大衣的金属扣子上，都把手给打疼了，她皱着一张小脸，嘟囔着抱怨着道：

“哪有这样的啊？求婚都求到把你妈给搬出来了，我到底是嫁给你，还是嫁给你妈啊？你说娶就娶啊？总得有个理由吧？”

他笑了。

“理由啊？！你很可爱，你很讨人喜欢。看到你心情就会好起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聊的时候，可以用你来打发无聊！”

用我打发无聊？

这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求婚的理由？

这太扯淡了，太可恨了吧？

她气得都想咬死他了。

他却笑了，拥住她。

“喜欢你，真的没有道理！”

1 惊世骇俗的雨

那刺白的太阳下，行刑台上的女生穿着白色粗布衣，胸前有一个大大的“罪”字。

“你还有什么要说？”威严的声音从监斩台传来。

“说个狗屁！”

那女生迎着刺眼的阳光大喝：

“我辛小雨光明磊落，头顶天，脚踩地，无愧于心，无愧于地，不过是身分头落，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手起刀落，她紧紧地闭上了眼。

一刀下来，呼啸声过耳。

头居然没断！

再来，还是没有断！

再来。

再来。

再来！还是没有断！

看那刽子手满脸横肉黑汗直流，一脸费力的样，真是让人着急。

“喂，我说你是怎么当刽子手的？连个脑袋都砍不掉，居然还能让那挤在人群外的老太太，东跳西蹿地在嚷什么来着？老板，那个猪头我要了！”

你有没有职业操守啊？你小学毕业没啊？你拿职业证书没？你四级过了没？刽子手就你这种水平，你也就该歇菜了，你……”

她急得冲起了身体，大吼一声：“你，真是，太，差，劲，了！”

轰然一响，后脑袋狠狠地撞到什么硬物，她还来不及疼得捂住，就听到一声惨叫：“辛小雨，你……”

惨了！

她梦见自己要被砍头,其实是老师拿着书打她的脖子,她猛然站起身来,撞到了老师的鼻子。

老师捂住鼻子的手放下后,颤抖着,颤抖着,松手一看……

啊,身边的学生瞪大着眼睛,惊得失去冷静,惊惶失措地大喊:“呀,不好了,老师的鼻子流血了。”

做过紧急处理的老师,鼻子包得像个粽子。

“辛小雨啊辛小雨!”老师恨铁不成钢,“我是教过你姐姐辛小雅的,要不是亲眼看到,我还真不相信你们两个是一个妈生的。你啊你,你怎么没有你姐姐辛小雅一半的优点?!”

老师的手指指向她,那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真的想去捶她几下!

辛小雅,辛小雅!

又是辛小雅。

那三个字令辛小雨感到火上浇油地烦躁,她最讨厌的人就是辛小雅。一个妈生的了不起啊?你当“妈”是克隆机啊?一生两胎都一样啊?

辛小雨狠狠地拍了桌子!

“不要再提辛小雅。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辛小雨你给我出去!”

“出去就出去!”

放学的路上,那阴黑的巷子里,七个不良少年围住了一个文弱学生。找他“借”点钱花花。

“一群人打一个,要不要脸啊?”

有女生在巷子口冷哼,那些人转脸看到一张不屑的脸。

她有一头短如木板竖钉的头发,就像一粒竖满细刺的苍耳。如果不是因为她穿着校服裙,不是因为她那大吼的声音是十足的女声,只看她那平板的身体,根本没有人相信她是女的。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滚开!”一人从正面过来,伸出手来,要推开辛小雨。辛小雨起手一挡,挡开那人的手,她起脚向那人右腿的膝盖踢去。那个人吃苦不已下意识地向前俯了一下,辛小雨眼疾手快,扬起拳头,直直向

他面门打过去。

“臭丫头——”旁边一个人扬起拳头攻了过来。拳风划过脸际，辛小雨敏捷地低下了身体，一手架住了他伸出来的拳头，一手攻向那男人的臂窝。男人的脚踢过来，她闪身而过，一招旋风扫腿，狠狠地扫向那人单起的腿。

辛小雨学的全是女子防身之术，敏捷又直攻人的薄弱地带。她所击到的地方，全是人体的酸麻之穴。她所掌握的技巧，就是随机应变，以巧制胜，以柔制刚。突然有人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身体。辛小雨扬起右手肘向着后上方拐去，那人太高，手肘拐击不到他的脸，她蹭了那人的脚，那人吃痛不已，马上放松了手劲，她立即回旋左手向后狠击。

女子防身术里，手肘拐击的用法是最多又最有力的，因为手肘骨弯起时，外侧最尖的骨头，被人称为鹰嘴骨。鹰嘴骨是人体最硬的骨头，它最能顶击人的要害。没有人见过一个女生的身手这么灵活，也从来没有人见过有人会被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女生修理得那么惨。

末了，她拍了拍手掌，豪气至极。

2 无法摆脱的对比

全身脏兮兮的辛小雨走进家门，妈妈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你又去打架了？”

“打了！”辛小雨毫不客气地承认了，“还很爽！”

“你……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在外面野，不学好，成天打架。你想气死我吗？”

辛小雨看了一眼肖琳，极其不屑：“你不是还没死吗？”

“你——”她气得瞪大了眼睛。

“你又要拿辛小雅和我比较！”辛小雨把身上的书包一放下来，就疯笑着将它丢在了地上，“都比了十几年了，还是那些老套的说辞。总之，你再怎么比，我也比不上她一根头发！她就是圣女，我就是垃圾，我就是这样不可救药！”

有没有听说过白血病？

如果患病的小孩子得不到适合的骨髓配型，只要父母及时地生下第二胎，就有机会用宝宝肚子上的脐带血救活患病小孩子的命。

她辛小雨就是这个可悲加可笑的第二胎。

辛小雅正是这个时候推门进来。她进来的时候，辛小雨发现她手里拿着一本书。

“这是我的书，谁让你拿的？”她一把将小雅手里的书抽了过去。

肖琳又从小雨手里抽了过去，塞回辛小雅的手里。

“让你姐姐先看又怎样？”

小雨又把书抢了回来。

“我凭什么让她先看？”

肖琳又把书给抢了过来，大声说：“因为她是你姐姐。”

窗外起风了。

风吹着不知名的树，疯狂地摇摆，凉意从敞开的窗子外灌进来。吹乱纱制窗帘，吹乱了他们的头发，纱与头发狂飞乱舞。裙角飞起时，动感的美丽，却有震撼人心的压抑。

肖琳把书又塞给辛小雅时，辛小雨令人始料不及地跑过去，抢走了小雅手里的书后，她退几步站住，红着眼睛，仇视着辛小雅冷哼道：“你想看这本书吗？你很想看是吧？”她大笑起来，笑得像妖精。

“看吧！看吧，好好地看，一字一句，你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撕拉一声，书被撕碎了！

一页，一页，再一页，痛快的感觉，就像去撕毁价值不菲的织锦。

小雨在笑，那里有着无法言明的快感。她身后的影子已折射到了墙上，长长的，有些变形。

那些纸在她的手里变成了碎片。地上撒了一些，大部分却紧紧地握在

了她的手里，最后，书碎得只剩下纸壳封面。

“简·爱，呵呵，简·爱？”她斜着眼睛看着她，看着她越来越苍白并带着青紫的脸。她扬起手来，奋力一甩，

“去你妈的简·爱，去你妈的萝卜切成丝的。”（天才，《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就被你糟践成萝卜切成丝的。）

书壳狠狠地扔了过来，那尖锐的硬壳划过了辛小雅的脸。

那本《简·爱》的硬壳划破了小雅的脸。

碎片如雪飞扬，书壳啪的一声掉落地上。小雅长长的发丝已垂了下来，将她捂住脸的手隐藏了一半，手半隐半现在发丝间。

手慢慢地，缓缓地弯曲着。纤细的指在微微地抖动着，有血从伤口浸了出来。

血腥色的黏稠液体，似乎刺激了辛小雨的疯狂。

辛小雨的肩膀被人狠狠地扳了过来。她还没来得及完全转过身来，那人便扬起大大的手掌，狠狠地给了她一个耳光。啪的一声，她只感到整个身子都在发麻，脸火辣辣地痛着。

她踉跄着后退着，然后稳住身体站住。

甚至都不用猜想，她已知道那人是谁。

低垂着脑袋，辛小雨竟出人意料地笑了。笑声划破了这沉重的气氛，令打她的女人再次举起的手，硬生生地僵在了半空中。

她狠狠地看着那个女人，狠狠地看着，看得女人扬起的手在发抖。

她在被她的女儿痛恨着，那种眼神令她感到发冷。

辛小雨冷冷地笑了：“从小到大，你只知道她是你女儿，那么我呢？”

辛小雨红着眼泪，鼻子被泛滥而上的酸意熏红，她强忍着泪水，忍无可忍地大喝：“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难道我是从猪身上掉下来的膘啊？”

“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当初我就该活活地饿死你！”

“去拿把刀来吧！”辛小雨说，“砍死我就趁现在，我要动一下，就不是人养的。”

她指向了辛小雅。她的指头被幽黄的灯光渲染成一种无望的光彩。她

的侧脸面对着肖琳：“你生我，并不是因为爱我，只是因为辛小雅有病，所以你们生我就是为了在她死后，会有人给你们养老送终。”

她猛然转过了脑袋，对着肖琳喊：“但是我告诉你们，让我给你们送终，你们想都别想，就算你们死在路上，我都不会给你们收尸。”

突如其来地吼叫，如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的狂风骤雨。他们突然，他们汹涌，他们夹杂着最深层的焦躁，肆无忌惮且疯狂地咆哮，像魔鬼一样张牙舞爪。

3 私奔进行曲

PK了辛小雅的辛小雨从楼栋里冲出来，跑出五十米后，在小街口拉住了正向前走的男生的胳膊。

她泪流满脸，拉着那男生的手说：“杨君业，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私奔。”

十四岁的辛小雨，第一次决定了自己的归宿。

那高瘦的男生吓得后退一步，僵直着身体，无比惊愕地看着辛小雨。

路边的杨树叶子在飘落，发出“簌簌”的声音。

街头上下棋的老头和坐在一边树荫里乘凉拉家常的老太们“万众齐心”地看了过来。

街头的老太们直扁嘴：“现在的孩子们哦，拉拉扯扯……又是堕胎又是同居，伤风败俗哦。人心不古，啧啧，像什么样子。”

他们唧唧唧唧，唧唧唧唧，愤世得又是摇头又是晃脑，瞅了一眼辛小雨和杨君业，又埋着脑袋。

唧唧唧唧，唧唧唧唧。

啧啧啧啧！

唧唧唧唧，唧唧唧唧。

啧啧啧啧！

杨君业哭笑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弄错了，弄错了，不是各位大叔大婶老爹老太想得那样啊！小雨拉着他的袖子，不撒手。她就是不撒手地摇晃，边晃边哭着嚷：“带我走，带我走。”

他晃了晃手，她都快要扯烂他的袖子了，那些老爹老太们，又扁着嘴在那里唧呱呱呱。

难道说私奔就是：有人私下发晕，吓得他想狂奔？

老爹老太们！

劳驾，不要那种表情，不要发挥你们伟大的想象力，那会让人误会的。为了快一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杨君业只得带她走。

辛小雨闯入杨君业的家里，笔直地走到厨房，拉开他家立柜式的大冰柜，两手拿得满满的。关上冰柜门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杨君业两手抱胸，倚在玄关乐滋滋的。

辛小雨盘着腿，捧着那块大大的枕头面包，像咬敌人似的深恶痛绝地啃着，突然她被噎得喘不过气，就用手捶着自己的胸。

他笑着弯身，将身边的一盒牛奶打开，递到她的面前。她理所当然地仰头痛饮，拿着面包又啃着，随手把牛奶搁置到一边。

杨君业弯下身去拿牛奶。

“干什么啊？”她一脸警惕。叼着面包，就摁住杨君业的手。

杨君业满眼都是笑意，我只想帮你拿到桌子上。

辛小雨叼着面包，直摇头。

杨君业说：“这样子很难看，还是坐到桌子旁吃！”

他执意站起身来，她跟着他的身后，去抢她丢失的牛奶。

沙发中央铺着白色的绣花地毯。地毯上，就是做工精巧的意大利“几”型茶几。她一下子踩到他家地毯的夹缝里，“嗯”的一声闷哼着，跌倒在了地上。

杨君业的笑容陡然打住。

“小雨？”他小心翼翼，“怎么了？”

“.....”

“起来啊。”

“.....”

“趴在地上的样子，好像街头讨饭的乞丐！”

“乞丐怎么了？”她猛然直起了身子，把他吓了一跳，“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我一毛钱都没有。在路上，人家乞丐都比我富有，乞丐把碗递到我面前.....”

辛小雨说着，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哪里是在向我讨钱啊？钱在破碗里叮叮当当响，那分明是在气我：‘瞧瞧，我当乞丐的都比你滋润！’”

哇！

她一声大哭。

“你，你别哭，你别哭啊！”

他急了！

门外有人在开门，好像是邻居存心出来听动静。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带进家里，已经很引人注目了。这样子一哭，别人还以为他在干什么。

他紧张，她却猛然吸了吸鼻子，扁了扁嘴，一脸委屈：“大家都骂我变态.....”

“没有！”

“有就是有！”

“真的没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背后笑我来着！你少安慰我，真的假的我知道，我哪一点像女人啊？”

她猛然站起身来，双手叉住了腰。果然不像女人！

他果然一副“你不是女人，你是大变态”的表情。

“你也没有法子否认是吧？你也觉得我不是女人是吧？”

“没有！”

“你再否认，你就是虚伪！”

她“惊天”大吼，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

“你以为我喜欢变态啊？”

“他妈的——”她说急了，开骂了，“我只是个亲情的替补，就连我离家出走，他们也一点都不在乎。我一直在跟他们怄气，既然我什么都赶不上她，我就做个差生，打我骂我，至少我还能感到他们在乎我。想忽视我？哼！门都没有，门都没有，门都没有嘛！”她的声音越说越小，脑袋越低越下了。那长条面包，就像一条长长的棒子，在她手里挥来舞去。现在，连“棒子”也跟着掉落下去，贴在了她的身侧。

“可悲吧？可笑吧？我只是……我只是想他们真的在乎我！”她红着眼圈说，“我只是……只是想，他们在辛小雅身上的关注分我一点，可是他们眼里都没有我。既然不关心我，为什么又要生下我？”

杨君业伸手要拉她起来，她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杨君业“哎呀”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随后……杨君业吸着鼻子，看着手上的印痕，眼里居然溢出了泪水。

他的样子好好笑！辛小雨破涕而笑。

“又哭又笑，两个眼睛像大炮啊！”他随后奚落她。

她低着脑袋用手去揉眼睛。

他与她很近，然后他用手去揉她的头发。

她抬眼去看他时，他温馨地笑，但随后说了一句很打击人的话。

“小雨！”他说，“你的哭相真的很丑啊！”

4 收留

时间是晚上六点五十九分。

电子时英钟划到七点，响起音乐报时的時候，辛小雨在雾气弥漫的浴室里穿着杨君业的睡衣。睡衣很大，上衣下摆都到了她的膝头，袖子被她

卷到了臂弯，裤子大得像灯笼裤，被她卷了起来。她的样子很是滑稽，当看到浴室镜子里的自己时，差一点没有勇气出来。

但此时的杨君业正在打电话。

当他放下话筒时，辛小雨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出来了，盆里装着她洗好的衣服。

两人相视，总觉得要说些什么。于是小雨开口说：“君业，谢谢你收留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会好好地记得你的。”

她说着就转身，要把衣服拿到晒台上去的时候，杨君业却从外厅里进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给我吧！”他说，“我帮你熨干。”

她脸一红。马上摇着脑袋，将盆转到一边说：“不用不用！”

因为盆里装的都是辛小雨已经洗干净的内衣裤，她怎么好意思给他？再怎么大大咧咧，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呀。

但是他刚刚说了什么？

她从莫名的羞涩中猛然打了一个寒战。

他刚刚说了——“回去”。

赶她走？

辛小雨不信地看着杨君业。

她猛然将手里的盆子砸到地上。一步上前，一脚踢翻了那个盆，以惊人的速度，用双手死死地攥住了杨君业的衣服。

杨君业很高，她被迫踮起了脚，怒火像星星之火燎燃广袤的平原一样。她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不顾他的惊愕，激动地耸着双手，将他的领子勒得紧紧的。

她看着他，很死命地看着他。她看着他的鼻子，看着他欲语还休却被她勒得大口喘气的嘴。

“你也要抛弃我吗？”她的眼泪快要溢出眼底。她眼里的杨君业，像被雾气遮住似的模糊起来。

他的脸涨得像不能再充气的红气球，他感到自己缺氧已到了极限。她却猛然抬起了脑袋，红着眼睛，泪水肆溢，失控般地大吼：